

## 写给目不识丁的父亲(下)

□王作龙

(上接7月5日8版)

后来，我虽然在教书，却经常有作品在报纸发表，便从农村中学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了。父亲那颗枯竭的心更得到了极大的安慰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和乡邻们的赞许声中，感到我是有“出息”了，是我们这个贫寒之家的骄傲。

村里人，有些时候也是乐于夸张的。有人和父亲说：“你儿子写一篇稿就能挣几百元的稿费，都快发财了！”父亲只是付之一笑：“没看他都累得又黑又瘦，胡子都快赶上我的长了。”

仲春的一天，我午休回到家里。见屋里放着一麻袋土豆，一捆粉条和半面袋小米子。爱人告诉我这是父亲带来的，我问父亲干什么去了，爱人说去电影院看《杨家将》了。我问这些东西是怎么拿来的，爱人告诉我，是父亲坐送粮车到北站，为了不麻烦送粮车，从火车站坐汽车，到十字街后一直扛来的。从十字街到南门外我的家，足有二里多路，我设想不出来，将近六十的老人是如何将这一麻袋土豆和粉条、小米扛到我这儿的。

爱人告诉我，父亲说，大苦春头子没菜吃，我又爱吃粉条，粮店领的小米子都是陈的……

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！

爱人还告诉我，问父亲拿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去县里单位找我，父亲说他穿得很不好，怕别人笑话，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像变成了一块沉重的铅块，胸膛里发堵。我对父亲的一种负罪感，从来没有像那天这般沉重。尽管，我曾用菲薄的工资为父亲买过衣服，买过肉和菜，可是，若想报答完父亲的恩情是永远也做不到的。因为他给我的是全部，而我给他的则是一点点。在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天平上，我，永远也无法投诸一颗使其平衡的砝码。

父亲走后，爱人跟

我说，父亲给我们送土豆时，可能是腰扭了，不然怎么老用拳头捶腰呢？后来，我回家才知道，父亲来我家之前往地里送粪时马毛了，空马车从父亲的腰上轧了过去。可是，父亲，您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呢？

哎，父亲给我的是心，我给了父亲什么？



父亲年事已高，无情的岁月风霜，染得他一头白发，刻得满面皱纹，高大的身躯开始佝偻了。挑着生活的重担，他步履蹒跚地走过了几十年。尽管身体每况愈下，整天喊腰疼，但仍然在承包田里不辍地劳作，顶着烈日耕锄，冒着寒风送粮。这倒不是仅仅因为他是普普通通的农民，而是除了我们六个大的都读满了初、高中远走高飞了，还有四个小的正读着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和大学。这，不允许他卸掉压在肩上的沉重的生活担子。

我常常为不能替父亲分担重负而愧疚。比方说，我丢不下功名利禄而到父亲的承包田里去帮着薅一把草。但，我相信，父亲是不会同意我这样做的，相反，正是父亲，用他的全部心血哺育他的儿子——一个风雨中的跋涉者。

父亲八十多岁的时候，终于停止了田里的劳作，对告别田野多有不舍，常常在院子里的小园儿里种些蔬菜，一边锻炼身体骨，一边填补家用。我们就会尽量抽时间回去看望父母。记得，每当第一片叶子落了，我们便又该回家了。因为天快冷了，要帮着家里送煤，准备过冬。车一到村口的拐角处，在成熟的玉米田边站着两位老人，一位是白发苍苍的父亲，一位是白发苍苍的母亲。秋风吹来，多像两株萧瑟的老树。

一年的光景，母亲的脸颊更加黑了，且如刀刻般又多了数不清的沟壑；父亲的满头白发也愈加稀疏，牙齿也只剩了六颗，腮也显得更瘦了。我把双手放在母亲瘦削的双肩上，额头贴在母亲的白发上。自从半个世纪前离开这个小村，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贴近亲娘……从打记事起，母亲就有一个愿意唠叨的毛病，常常引得孩子们的不快。如今，就让她痛痛快快地唠叨吧！八十多岁的人还能唠叨多少年呢？以往回家，父亲总是撵我们早点走；可听母亲说，现在一到节日，父亲就到屯子东头去蹲着，望着我们的来路，迟迟地不肯离去。我问父亲可是当真——因为母亲常常愿意夸张，父亲嗫嚅地说：“唉……老了，老了，哪个都想，晚上总也睡不着觉……”说这些话时，眼角便流下了浑浊的泪水……

父亲九十岁的时候，我们回家越来越勤了。我们心里明白，父母年事已高，而且身体每况愈下，看一眼就会少一眼。2020年正月二十七，适逢父亲95岁诞辰，趁着子女都在场，父亲向我们提出了三点“要求”，这是父亲平生第一次向子女提要求：第一，要离开住了一辈子的老屯，到大山深处的妹妹家去住；第二，他去世了谁都不要悲痛，不许子孙们奠酒；第三，要买一副上好的料子把他埋了。我知道父亲是在安排后事。为什么要离开住了一辈子的老屯，离开儿子的身边到深山老林的女儿家去住？是为了过世不折腾儿孙们，更主要的是为了躲那把火。老人认为火烧遗体，有悖千年传习。妹妹家住在大山里，可以选个山头埋葬。过了几天，我们租了辆商务车，把父母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妹妹家。我知道，父亲此去再也不会回来了，而且去探望也不像以前那样方便了。内心不免五味杂陈，为父亲的离乡倍感牵念。

此后，我们多次到千里之外的大山深处探望年迈的双亲，父亲多次问及老屯的那些故人还健在与否，偶尔忆及陈年旧事，多是体现对故乡的眷恋之情。我知道，父亲也不愿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屯——小西荒村，那个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村落。只是，为了一个坚守，内心充满了故土难离的失落与无奈。



2022年冬天，突然传来疫情解封的消息，我们都准备不足，很快就“阳”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此次疫情对父亲的生命威胁。电话询问时，父亲很平静，只是说浑身疼，并不是很严重。我知道，父亲一定非常痛苦，只是不想让儿子着急、牵挂，他的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。当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大山深处，来到父亲的身边时，刚强的父亲第一次当着我们的面落泪了。父亲一辈子别没有进过医院，就是连肌肉针儿都没有打过。而在夜里昏睡中大声的呻吟，让我们感受到父亲被病痛折磨的程度，是何其难以忍受。

春节临近，我建议大家都去父母身边，和父母过一个春节，因为父亲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了多久了。我和父亲视频商量，父亲不同意，理由是太折腾，天气太冷，花销太大。我说：“爹，你就让我们去吧，你不想我呀？”父亲说：“不想，好好在家过年……”

正月初四，我们所有子女赶到父亲身边时，父亲羸弱的身体告诉我们丢掉所有的幻想，打了十几针“白蛋白”之后，脸上有了红润，

也能简单地对话了，而且思路清晰。住了几天，父亲说他没事了，让我们回来。夜晚归乡，牵挂父亲的安危，望着漫天星斗，为父亲祈福，草成短诗一首《归途》：

星，整夜未眠  
闪着忧郁的眼神  
倾听我的叹息  
快睡吧  
尽管辜负了黄昏的托付  
尽管要目睹死亡  
尽管要抱着苍山落泪

儿时的油灯  
时明时灭  
摇摇晃晃照着前程  
展开的黄卷  
为逃离找到了出口  
远方，长满老茧的大手  
把未来高高托起

一旦山峰倒下  
刚毅被衰弱统治  
从未低下的头  
深陷在屈辱中  
凄凉的料峭  
透进如柴的臂骨  
夜，是否把呻吟  
洒在归乡的途中

父亲走了，永远走出了尘世，永远走进了我的心里。还有多少余生，就有多少思念。父亲生前知道我当记者、是作家，对我的最大期望就是多写好人。回顾前尘，在我的新闻与文学生涯中，唯一能告慰父亲的是，我以父亲给我的这支笔，去抒写那无尽的人性之爱，去戳痛爱之外的虐待与邪恶。没有人知道，我的所有成就都是父亲给的。当别人问起我的父亲是谁时，我会毫不掩饰地告诉他，父亲不识一个大字，没有什么革命资格，更没有显赫的经历，就像路边的一棵草、田里的一块土一样平凡而敦厚。而正是这些平凡的人，在支撑着整个社会。

当我平生笔下写了无数个人物之后，今天，距离父亲离开尘世一年零两个多月了，我为父亲写下这些文字，把我的心里话说给大山深处、九泉之下的父亲听听，如果有来生，您还做我的父亲！

人言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此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 
责任编辑 程世欣  
版式设计 程世欣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